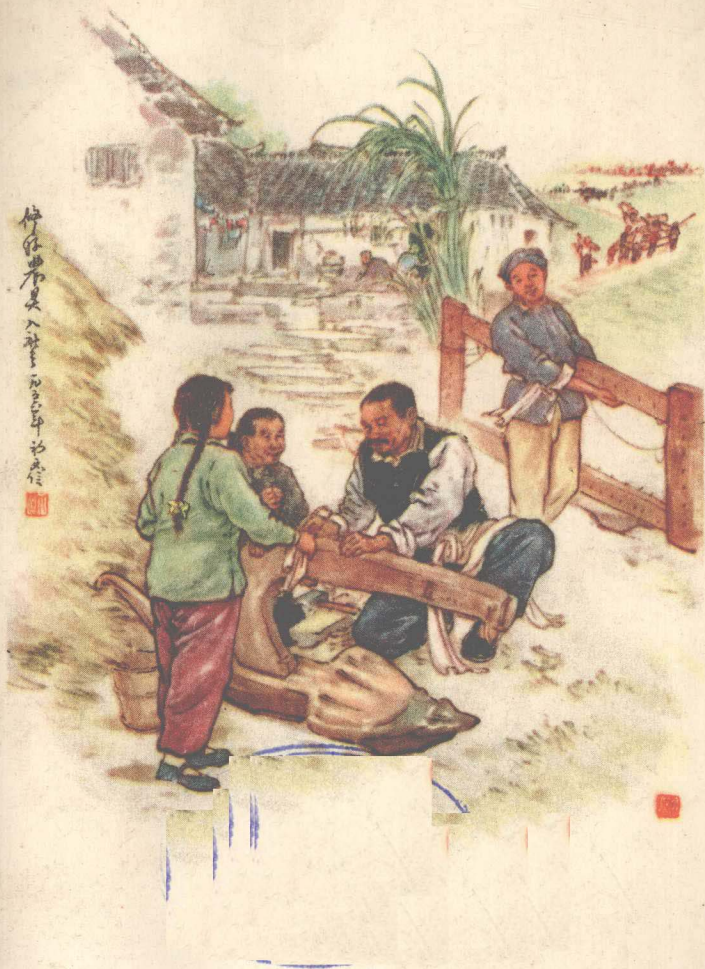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修紅木入社
 丁巳年
 初九日
 新為信

在紅木山標下

12270



在红庄木山脚下

105142

221

1247.8
73

在紅豆木山樑下

元 工等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反映農業合作化高潮的7个故事的彙編，从這裏，我們看到了社会主义觉悟和熱情很高的農民，如何坚决地奔向農業合作化，如何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展開無情的鬥爭。有的老農民，開头虽对合作化事業抱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顧慮，但在親眼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並和某些落後思想展開鬥爭以後，他們也就熱情蓬勃地投進这个高潮裏去，農民羣众熱愛社、熱愛社的公共財產，他們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，决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这些活生生的農村新事物的反映，对羣众是有一定的教育作用的。

書号：3101

在紅豆木山樑下

(文学藝術)

著 者：元 工 等

封面画作者：李 文 信

出 版 者：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印 刷 者：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

(重慶棗子嵐垭17号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

字數35千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1 $\frac{1}{16}$

(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)

1—32,000 195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一角八分

目 次

老社員走親戚·····	(1)
我的爺爺·····	(7)
看碾磨房的人·····	(15)
牛的故事·····	(24)
在紅豆木山樑下·····	(33)
重逢·····	(43)
一个孤兒的命运·····	(52)

老社員走親戚

啓 蒙

壁山縣青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議室裏，趙同志正在傳達毛主席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報告。幾百人擠在屋裏，都異常安靜地听着。

64歲的老社員羅海成，坐在屋角角裏更藏不住他那股興奮的心情，他想起建社三年來，社裏年年增產，社也年年擴大，社員生活越來越好，如今毛主席又叫大量發展合作社，使所有農民都像他們社的社員一樣過着幸福生活，毛主席真想得到啊！

在回家的路上，老头子忽然想起了一樁丟不下的心事：幾天前他大女兒世華從婆家來，守着他談了半夜，說他們那裏，家家戶戶都在盤算着入社的事情，特地來和他商量：

“叫我們怎麼辦呀？你女婿拖一身毛病，勞動力又缺少，想入社吧，有人吃沒人做，往哪去分糧食呀！不入吧，別人都爭着往社裏走！老是拿不定主意。我爹說你老人家入社幾年，又当了受社模範，懂的事情多，叫我來問問你，究竟入得入不得？”

那天晚上，父女二人商量了很久，罗海成給她講道理、打比方、算細賬，又留她在社裏住兩天，到处去參觀了一下。走的時候，女兒的思想倒通了，不知親家、女婿的思想通不通哩？隨後他又叫兒子吉華給女婿寫了封信，勸他決心加入合作社。但老头子總是放心不下，听了傳達毛主席的報告，他心裏更急了，埋怨他女婿：光明大道你不走，还要想啥呀！

这一夜，老头子倒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他喊醒老伴罗么娘，商量抽空到女婿家看看，一定要把他們帶到合作化的路上來，好早些过好日子。

二

不幾天，罗海成分工餵养的社裏的豬賣掉了，小豬還沒買回來，他抽这个空閒時間，和罗么娘帶着小孫孫建國一道去女婿家裏。

女婿住在大面鄉，离罗海成家有五十多里，他已經五年多沒去过，走攏已經是半下午了。路过正兴場，正逢開大会，全區農民都來了，他的大女兒世華和么女兒貴華都在那裏開會，散會後他們一道回去。街上碰到許多熟人。10年前罗海成曾在这裏当过雇工、佃田种、担煤炭賣，很多認識他的人用羨慕的眼光看着他，並和他打招呼：

“罗么爺！听说你入了青杠老社後，搞好了啊！我們看到你們的合作社登过報，还上过电影，真不簡單！”

很多人拉着他擺談合作社的事情。好容易才从街上挤出來，但走出場，又被路边黃桷樹下坐的一羣人圍着了：“我們

在這裏等了你很久啊！”其中就有他以前一同担煤炭賣的貧農伍水，現在已經是一個新建社的社長了。

他們拉他坐下來，問長問短，都像約好了似的，句句話離不開合作社的事。伍水還再三邀請他到他們社裏去一趟，給他們介紹一下老社的經驗。眼看太陽快落山了，大家還圍着他，他不讓走，還是伍水攔着大家說：

“羅么爺到我們這邊來還要住幾天，有空再去找他擺談，今天快黑了，他老人家眼睛又有病，晚了看不見路。”

大家就心他摸夜路，才讓他走了。

三

走到女婿家，板凳都還沒坐熱，附近的互助組長陳榮德就來了。他說：

“一聽說青杠老社的社員來了，組員們都要我來請你老人家去擺談擺談合作社的事情。

組員們早就想到你們老社去參觀，幾次都沒去成，这回你老人家來了，可得把你們社裏的事情，詳詳細細給我們講講！”

羅么爺跟着陳榮德走進他屋一看，早坐了滿滿一屋，羅么爺還沒開始講話，大家就熱烈鼓掌。他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就從組員最想知道的事情講起，他說：

“我們合作社已办了3年，年年增產，年年擴大，社員的收入年年增加，就拿我家的收入來說吧：我和羅么娘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兒子又在區裏工作，還有媳婦和小孫，一家人老

的老，小的小，但是收入却年年增加。1953年我分的糧食共值165元，比入社前多收入七百多斤糧食；1954年分的糧食和現金共計175元多；今年我做的工分還比去年多，現在雖沒分配完，一定也比去年分得多。”

“你家勞力弱，怎麼分到那樣多呀？”好幾個組員懷疑地問。

“合作社好就好在這裏，勞力強的有活路幹，勞力弱的也有活路幹。社裏開始分配我養牛、推粉，後來又分配我和羅二娘養公有豬，我們養了16條豬，每天評12分，今年我們就掙了三千多個工分。只要愛勞動，收入就能增加。”

“你們社員都增加收入，糧食從哪來呀？”

“我入社時，也跟你們的想法一樣：哪能都增加收入呀？一定有的增加，有的減少。就不曉得合作社辦起來，一年增產那樣多！社裏1953年比1952年增產一成七，1954年又比1953年增產兩成，今年又比去年增產兩成八。社裏增產多，社員的收入又怎麼不多呢！”

“羅二爺！你介紹詳細點，合作社為啥一年能增產那樣多？”

“這說起來就多了，社裏人多、心齊、力量大，說幹啥就幹啥！社裏修了一條6里多長的大堰溝，把山上的泉水引下來，不動水車就要灌四百多畝田，動下水車就能灌一千多畝，一年四季不斷水，白天夜晚不斷流，一年能種幾季莊稼。今年我們試種的百多挑田的雙季稻成功了，平均比一般稻子增產百分之五十多……你們說，這哪能不增產呢？”

大家提的問題像沒有个完，这个問自留地怎麼留呀，那個問耕牛、農具怎麼處理呀，婦女們就問柴草怎麼分呀，趕場、走人戶自由不自由呀，有的本來不用問也知道了，他們鄉裏去年也办起了社，但總還是想問一下，鬧个清楚。

这可把罗海成难住了，一時怎能說清呢？只好說：

“請你們到老社去參觀一下吧！看看就会明白的。有人問社裏准不准趕場、走人戶，如果不准，我又怎样到你們這裏來了呢？”他這一講，把大家都說笑了。

最後，大家不問這些了，只是問办社要够哪些条件？怎样準備建社？罗海成把自己知道的都講了，他是社裏的宣傳員，这方面他懂得不少，还鼓勵大家創造条件，爭取办社。

互助組長陈荣德看到夜深了，大家仍不放罗么爺走，才站出來对大家說：

“罗么爺今天走了幾十里，你們不讓人家睡覺嗎？”大家才把他送出來，又回去討論怎样爭取办社。

四

第三天，罗海成耽心社裏買回小豬來沒人照料，正忙着要回社裏去。可是，哪能走得脫呀！親家鄧海山怎麼也不讓他走，說：

“我們兩親家幾年才会一回，你這回來不是這裏去開會，就是那裏去開會，到了家裏也是这个來找，那個來找，我們家常話都沒擺一下，今天我兩親家一路去趕場，喝杯酒，擺談擺談。”

罗海成只好同他一道去赶场。到了街上，碰见的亲戚朋友更多，这个拉着谈一下，那个拉着谈一下，结果还是没很好摆摊，一直到晚上，才挪个时间和亲家、女婿摆摆家常。

这几天，罗海成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心思，对入社有顾虑，怕入了社劳力弱增加不了收入。他把自己入社碰到的一些事情摆给他们听：

“谁不心痛自己的儿女啊！难道当丈人的还不爱女婿吗？你们听我的话不会错。我入社的时候比你们还忧心哩！我家劳力比你家还差，可是入社后合理分工，我一年养十多隻猪，分的穀子和现金就年年增多。你说有病不能劳动，不入社更困难。”

这一晚上，谈到半夜，亲家、女婿的思想都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罗海成就忙着回家，女婿邓世福把他送很远，感激地表示态度：

“这次承你老人家指点，尽管放心，我们互助组哪天建社，我就哪天报名入社。”

我的爺爺

黃志莖

爺爺今年72歲了，頭髮像冬天早上的霜那麼白。他是社裏管雞鴨的老社員，也是我們家裏的管家人。每天傍晚，當我幫着爺爺把雞鴨趕進了屋，他總叫我坐在身旁，把過去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擺給我聽。今天晚上，不知為什麼原因，爺爺喜氣盈盈的一邊捲鋪蓋一邊笑；爹靠在門方上，用巴掌撐住臉，半天不開腔。我看爺爺那神情，多半是要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，於是我就緊緊跟着爺爺。爺爺把稀疏的短眉毛一揚，俯下頭來對我說：“秀花！爺爺要到合作社牛棚裏去管牛，別跟着我，可不要學你爹那一套，說我年老了不該去！”

“你看，誰說你不該去？我是在想我們從前的苦日子，每天黑裏來黑裏去，你帶我到地主曹老皮家裏磨粉。爹，我那時才10歲，沒有力氣你就喘着氣一個人磨……像牛馬一樣。好不容易現在有了好日子，當兒子的人還不是想你吃碗清閑飯！”爹的眼睛直望着爺爺皺皮柑子樣的臉。

爺爺把手一擺：“這些不談啦，瘡傷已經好了還去剝它幹啥？難道從前的日子我還不知道！聽說社裏缺肥料，你在家裏看管着多積一點肥就是了！”說着，爺爺把鋪蓋捲挾在手彎裏，冒着黑就出去了。

爺爺一走，家裏冷清多了，只有每頓吃飯的時候，爺爺才從門外進來。爹一看見爺爺進屋，總要把桌上的炒雞蛋向爺爺面前一推，端過米飯來說：“爹，快吃，等了好半天了！”爺爺好像比前些日子更起勁了，他老是說社裏新買的那頭壯牛很好。有一天，爺爺吃過飯走了，忘記把雞蛋帶了去，爹就叫我賡即送到爺爺牛棚裏。牛棚是一間大房子，有好幾頭牛，爺爺很喜欢那頭新買回來的花肚皮壯牛。我一走進牛棚就看見爺爺正在給牛切草料，把鮮嫩的草給牛吃。我看爺爺的床是用木板拼成的，上面只鋪着乾草和蓆子，沒有我們家裏那樣整潔，於是我就拉着爺爺，要他回家去住，爺爺怕我就誤了他切草的時間，他就細聲細氣的問我：“秀花，爺爺平常向你怎樣講來的？你也應該知道一些道理啦，你說說看，你說我們從前的日子和現在的日子？”

我瞪着眼，講不出話來。

“從前的日子你不知道，爺可給你講得多呀！好好記住：以後的日子呀，真好比地裏的大甘蔗，越往下剝越甜，爺爺心裏怎麼不欢喜，怎麼不想多幹一點活？你不要看我的手不如前幾年力气好，”說着，爺爺把粗大的巴掌拍了一拍膝蓋：“可還幹得了兩下子！”

我不明白爺爺為什麼要向我說这样的话，在爹面前，爺爺有時候也是这样講的，不過爹可不贊成爺爺的話，有時爹垂着眼皮說：“有活做就行了，為什麼一定要選重的呢？”

爺爺見我答不出話來，就笑着說：“傻女子，爺爺向你講過那麼多就忘了嗎？我們的社真有味，你長快些吧，等你二天

也入社了，……呵，呵……等你長大了，一定是農村电气化了。那時候，你就会明白爺爺是為的什麼！”

我頂欢喜爺爺，我一走進牛棚就不想回去了。可是爺爺說他還要出去割草，他要我走。走出牛棚回家去，剛走了一半路，我想起了，走的時候媽媽不是叫我把爺爺換的衣服帶回家去洗麼？於是，回過頭就往牛棚跑，一進門，剛好看見爺爺把剝了壳的雞蛋弄碎，拌在木桶裏餵牛，我急得大聲喊：“爺爺！雞蛋是給你吃的！”爺爺擺了擺手，叫我不要作聲。接着他就擦乾濕淋淋的手，把嘴湊在我耳邊上說：“這是爺爺不仔細弄錯了，回去爹問你，就說爺爺兩個雞蛋全吃了；記住，不能對他說是我弄錯了，要說兩個雞蛋全吃了！”我盯着花肚皮牛，想着牠真是好運氣，往回爺爺吃蛋，就只分給我一小半，從來沒有錯把兩個雞蛋全給我吃了的事。

这天晚上，我想爺爺，想他回來講故事。我望着窗外漆黑，心裏正怕爺爺不會回來了。忽然大門“彭彭”響了兩聲，爺爺在外面喊着爹的名字。我一聽見爺爺的聲音就覺得高興。等爹打開門，我就從床上起來。誰知爺爺看也沒看我一眼，他忙着從門後取過鐮刀、鉄鍬，提了燈籠，一句話不說就向外走。爹擋住門，問爺爺深更半夜做什麼去；我也走過去，只見爺爺眉毛、下巴全是汗珠子，喘着氣，說：“牛病了，挖菖蒲根給牛熬水吃！”

“挖菖蒲根？”爹擋住門不放：“社裏沒有人了，要你去挖？我明天可要提意見，年紀這樣老了還不該照顧！”

“是我要去的，大驚小怪的嚷什麼？要紅梗的菖蒲才行，

他們又不知道哪裏有，我不去誰去！”

“有五六里遠，憑什麼也不能讓你去！”我見爹焦急的拉着爺爺在板凳上坐下了，又來奪爺爺的鐵鍬。爺爺氣沖沖的敞開藍布衣服的領扣，甩掉了爹的手，從門口擠出去了。爹搶上去又攔住爺爺。

爺爺火了，指着爹的腦頂門說：“你這是怎麼的，就誤了時間，牛死了你能担当麼？”

爹哀求地說：“爹我要年輕些，走黑路又靈便，讓我去！”

我聽見外面還在吹風，又怕天下雨，就踩着腳，要爺爺歇在家裏。爺爺咳了一陣嗽，急得只埋怨爹：“這是社裏的利益，我不盼着把牛救好多翻幾畝地，還盼什麼？”爭了好半天，還是爹陪爺爺一同去，爺爺才答應下來。我真耽心：爹早就說過，爺爺的眼睛有些昏矇了，雖然有爹作伴，不知爺爺會不會跌到水溝裏去。

第二天，我才听爹說出來，那晚上牛確實病得厲害，口吐白沫、鼻子裏又流血，要不是救得快，花肚皮牯牛恐怕早就倒在地上不吃草了。若牠真病死了，不知又要多久才能添上這麼一頭牛。我想，這件事應該向我的朋友說，叫他們也知道知道我爺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。比方我爹自己也說他的思想還不及爺爺進步呢！

快收大春了，我和小三子在地裏邊撿豆，邊捉土炸蟻。爺爺揹着背篋，低着頭沿着田邊割嫩草。我從竹林邊轉過去，想嚇他一跳，誰知爺爺腦袋後像長了眼睛，他回過身一把拉住我，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，我把捉來的炸蟻用線穿了，舉着給爺

爺看。爺爺的眼睛笑得眯在一起，說我能幹，小小的年紀也知道幫社裏捉害虫。爺爺望着坎下一大片金黃的穀子指點着說：“秀花呀，捉蚱蜢很勞神，明年等你長大一點，爺爺給你買二十對鴨子到水田裏來放，你才不知道，田裏的虫可多哩，有的要咬秧葉子，有的要鑽到秧心裏，早點動手，讓鴨子把那些害莊稼的瘟虫吃光。”

我想了一想說：“爺爺，別人田裏我不放，先把鴨子放在我們田裏，讓鴨子吃我家的害虫。”

“嘿，你說這不是我們的是誰的？”爺爺快活的盯住我，用手指了一大圈說：“傻女子，這是我們社裏的，社裏的也就是我們的，明不明白？”我知道自己把話說錯了，不再出声。

爺爺只要把社裏的事說起了頭，怎麼也不肯歇住，他又指點着說：“你看，坎上這苞谷是社裏的，豆子是社裏的，還有下面，看見沒有？下面那一大片黃燦燦的穀子，也都是社裏的。秀花，你真趕上時候啦，要是解放前，怕不餓得你哭爹叫娘，還能看到合作社這又好又大的家當！你好好聽爺爺的話，社裏廩卽就要收莊稼了，收過莊稼，爺爺帶你到糧食場上去看，那裏的豆子、穀子堆得比我家的屋子還高，糧食袋脹得快裂口了，……”爺說着說着，把手搭在額上，望住坎下不言語了。

我順着爺爺的眼睛望去，只見一個穿白汗衫的叔叔，趕着牛在水田裏翻土。牛跛着腳，叔叔的鞭子“啪啪”地落在牛背上。爺爺掉過臉皺了皺眉，接着說：“可是我要問你，你喜不喜歡我們的合作社？”鞭子又响了，牛在鞭子下前腿屈下去又掙扎着站了起來。

爺爺收斂了笑容，大踏步地往坎下奔。我不知道爺爺是為了什麼原因，也緊跟着跑過去。爺爺趕到田邊，大聲吼着說：“你瘋了嗎？畜牲又不會說話，你打他幹什麼？”

趕牛的叔叔又瘦又高，平日只听大家叫他“高煙筒”。他橫瞅了爺爺一眼，不耐煩的說：“這是生產隊的事，與你不相干！”

“誰說與我不相干？我是管牛的！”

“你只能管你的，這是別人的！”

“社是大家的，你難道被油蒙了眼？看，牛的腿已經跛了！”

“完不成任務你負不負責？我們這是種二季稻的示範田呀！”

“耕示範田也要愛牲口呀！你想把牲口打死嗎？”爺見高煙筒叔叔不理睬，把手捏得緊緊的，眼裏閃着火。

“你不要瞎積極，只以為我入社不久就想欺壓我？”高煙筒叔叔昂著頭，又在牛腿上狠狠地抽了幾鞭子。

爺爺氣得鬍鬚直顫抖，嘴唇哆嗦了半天說不出話。他來不及挽褲腳，咚地跳下水，奪過鞭子說：“社裏的東西是大家的，你就不知道心疼，你來挨一鞭子試試看？”

高煙筒叔叔看見爺爺氣勢洶洶的，便先軟下來了。他搔著耳朵說：“劉大叔，你就不替我想想，完不成任務呀！”

“完不成任務你就狠命的打？你自己看，唷，這是什麼，血！好，社章是怎樣規定的？我不答應！”

遠處田埂摘豆葉的叔叔孃孃聽見嚷，都趕了過來。爺爺用手指頭蘸了血揚起來說：“我們社裏沒有那麼多牛讓他打，